

标题：碳中和合成燃料从何而来？

引言：在“通往世界尽头之路”上，我们探索巴塔哥尼亚（Patagon）的秘密

在“通往世界尽头之路”上，我们探索巴塔哥尼亚（Patagon）的秘密。这里是探险家的土地，也是风的故乡。我们的座驾是一辆由水和风驱动的 Panamera，一道迎向新时代的曙光。

狂风不停地咆哮。这是每一个踏足巴塔哥尼亚的人都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而这一点也将贯穿行程的始终。劲风迫使每个人弯腰，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每一寸没有遮盖的皮肤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风的威严。风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在遥远的古代，风就已主宰了这片大地：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其创世故事中遍布风的痕迹。早在欧洲人的梦中出现这片传说的黄金国之前，风便已宣示了其不可撼动的主权。特韦尔切人和奥尼肯克人认为，风起源于第一个生物的叹息，其诞生甚至早于光和陆地。而这一强悍的自然力量也深深地影响了第一批到达此处的西方探险家。1520 年，航海家麦哲伦启程前往巴塔哥尼亚。当时，风暴之剧烈，以至于西班牙政府甚至萌生了借助风的力量，让英国海盗敬而远之的想法。西班牙宣称，强大的风让整个岛屿发生了位移从而最终阻断了麦哲伦海峡，想以此让英国海盗知难而退。

约 400 年后，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写道：“麦哲伦海峡的风既是一种诅咒，也是一种祝福。风是这里的统治者，一意孤行地塑

造了整个地区。”米斯特拉尔于 1945 年 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拉美获奖者，而巴塔哥尼亚的风也在她的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迹，“那里的风对任何凡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奇观，但对我来说不是，我深深地感到恐惧。而我们还清晰记得，那种支配着我们童年时代的恐惧又是如何让我们着迷的。我们躲避着风。同时，我们又向风发出了挑战。”

我们从智利南端启程

克里斯蒂安·福莫索是一名诗人，同时还是位于蓬塔阿雷纳斯的麦哲伦大学的教授。他风度翩翩，滔滔不绝，向我讲述着关于恶魔与风的古老信仰。“这个地区在当时被视为邪恶之地。”现年 52 岁的教授说道，“秘鲁的利马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中心，是神圣之地，而麦哲伦地区则完全相反。一切好的东西都在那里，一切邪恶的东西都在这里。”

在麦哲伦发现此地后的 500 年里，这里经历了无数人与事。许多探险家、作家和科学家——从达尔文到凡尔纳——在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后，来到这里，探索着世界尽头的不毛之地。如今，我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我们的发现之旅始于智利南部的蓬塔德尔加达。从火地岛出发，我们的渡轮之旅短暂而狂野。接下来，在我们面前延伸至天边的是泛美公路（Panamericana）。而它的终点，阿拉斯加的戴德霍斯，位于我们北方约 23,000 千米处。

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帕派雅橙金属漆的保时捷 Panamera Turbo S E-Hybrid。它的车型名称部分即源于这条非同寻常的道路。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混合动力车。在我们的旅程中，这款车的动力一部分来自当地生产的 eFuels，一部分则由绿色电力提供。两种可持续科技结合于同一辆车上。这就是我们探索巴塔哥尼亚，又或者说是我们探寻未来交通可能性的方式。

一望无际的平原

在行驶了仅 16 千米后，我们离开了继续通往阿根廷里奥加耶戈斯的泛美公路，并深入智利巴塔哥尼亚腹地。目之所及，皆是平原。四处散落着旧时光的遗迹，如圣格雷戈里奥大牧场。这是一个古老的农场，曾见证过该地区的经济鼎盛时期。

19 世纪末，这个地区的居民通过牧羊发家致富。牧场主建筑位于 1,400 平方千米的庄园土地中心。但随着 1914 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牧羊需求便迅速下降，到 1970 年，牧场大多数业务已逐渐停止。这一变化，也是整个地区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注脚。但风依然在。长盛不衰，不曾变更。

在短暂的行驶过后，我们经过了一个警告牌，上面提醒我们，要小心避让美洲鸵（鸵鸟的南美“表亲”）。随后，我们抵达了 9 号公路的交叉口，这条公路被称为 Ruta del Fin del Mundo——“通往世界尽头之路”。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前往

“哈鲁奥尼”（Hanu Oni）。那是保时捷参与投资的新工厂，它将以此可持续的方式生产 eFuels。在那里，我们将进行人生中也许是最不寻常的一次加油。

“这个项目是未来的基石。”工厂运营公司智利高度创新燃料公司 HIF Chile

（Highly Innovative Fuels）的总经理塔蒂亚娜·阿莱格里（Tatiana Alegre）对我们说，“简单地说，我们利用风将水转化为 eFuels。哈鲁奥尼意为‘风的土地’。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设厂，是因为这里一年四季几乎都有强风吹过。”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持续能源，这对 eFuels 的生产非常重要。阿莱格里说：“麦哲伦地区一直是探索者的土地。在这里，我们也在探索科学的边界。对我来说，哈鲁奥尼工厂是一项技术奇迹。我希望，我们能用它来改变世界。”

加注 eFuels 燃料之后，Panamera 的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获得了足够的能源，再一次发出了咆哮。

风水之力

接着，我们继续向北行驶。此处的地平线似乎特别宽广，道路笔直，云以极快的速度划过天际。这里是巴塔哥尼亚平原，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号（H.M.S. Beagle）进行为期五年的世界环游中，曾于 1833 年记载过这个地方。“这片平原没有边界，很难穿越，也因此一直不为人所知。”达尔文写道，“这片平原已

如此存在了几个世纪，而且在未来的时间里，似乎也将继续这样存在下去，没有尽头。”

在达尔文探索此地近 200 年后，我们在水和风的驱动下穿过这片曾经无法通行的土地，沿着身下的道路驶过广袤无尽的陆地。在里奥佩尼滕特大牧场，我们稍作停留。这是另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牧场，但与前一座不同，这座牧场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克里斯托弗·迪克·利（Christopher Dick Leigh）有三个兄弟姐妹。这里是他的家乡，也是让他魂牵梦绕之地。他的曾曾祖父母从苏格兰经福克兰群岛来到巴塔哥尼亚后便定居于此。现在，他们已是在这里生活的第五代人。最近，他们还对 12,000 公顷的庄园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如今，他们的农场不仅饲养绵羊、羊驼和马，部分房屋还改建为度假屋，供迅速增多的游客在此留宿。

“巴塔哥尼亚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迪克·利说：“巴塔哥尼亚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每一天的天气都会经历四个季节，这已是常事，我们自己也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不过自从游客来了之后，我们再次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一切。”

今天，这里所经历的变化，可以跟 100 多年前先驱者们所经历的相提并论。

也正是这批先驱者带来了巴塔哥尼亚的第一批绵羊。“绵羊的到来改变了当时整

个地区的经济体系。”迪克·利解释说，“现在，类似的事情再次上演，那便是 eFuels。”

我们继续向北驾驶，经过纳塔雷斯港和“最后希望”湾。然后，我们一路穿越托雷斯·德尔·派恩国家公园。在这里，每一个弯道之后，都树立着又一道峭壁山峰、又一处冰川、湖泊，抑或是又一条河流、瀑布，在阳光下呈现着蔚蓝或翡翠的色泽。托雷斯·德尔·派恩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我们看来，这里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更配得上这个称号。这里是如此的狂野、偏远而又奇特，以至于成为了世纪之交全世界最后几个探险家寻找早已灭绝的冰河时期巨型动物的乐园。这里不断发掘出新的化石；就在最近的 2022 年，研究人员宣布首次完整挖掘出怀孕的鱼龙化石。

如今，翼展达 3 米、巨大的安地斯神鹫在山峰间毫不费力地翱翔着。我们驾驶着 Panamera，在此处暂时停下脚步，看着三只美洲狮将一只刚刚猎杀的原驼（Guanako，南美羊驼）拖入灌木丛。现在，我们似乎真的来到了世界的尽头，道路慢慢消失在虚无之中。

在不远处，我们看到来自塞罗圭多大牧场（Estancia Cerro Guido）的高乔人骑着马赶着大群的羊穿过巴塔哥尼亚平原。时间的变迁在这里几乎看不出痕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过去与现在又是如此的相似。巴塔哥尼亚一直是暴风之地。过去便是一片危险丛生的土地，吸引着大批探险者。如今，一个全新的发现时代在这里开始。

狂风不停地在咆哮。但它不再像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笔下的那样让人畏惧。它是未来的推动力，也是希望的象征。